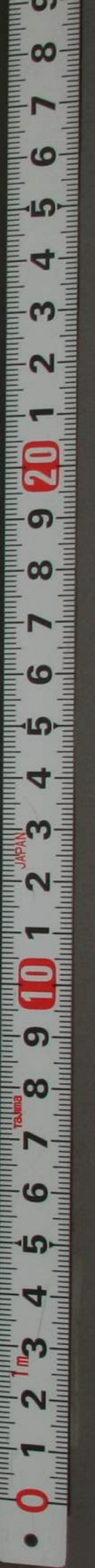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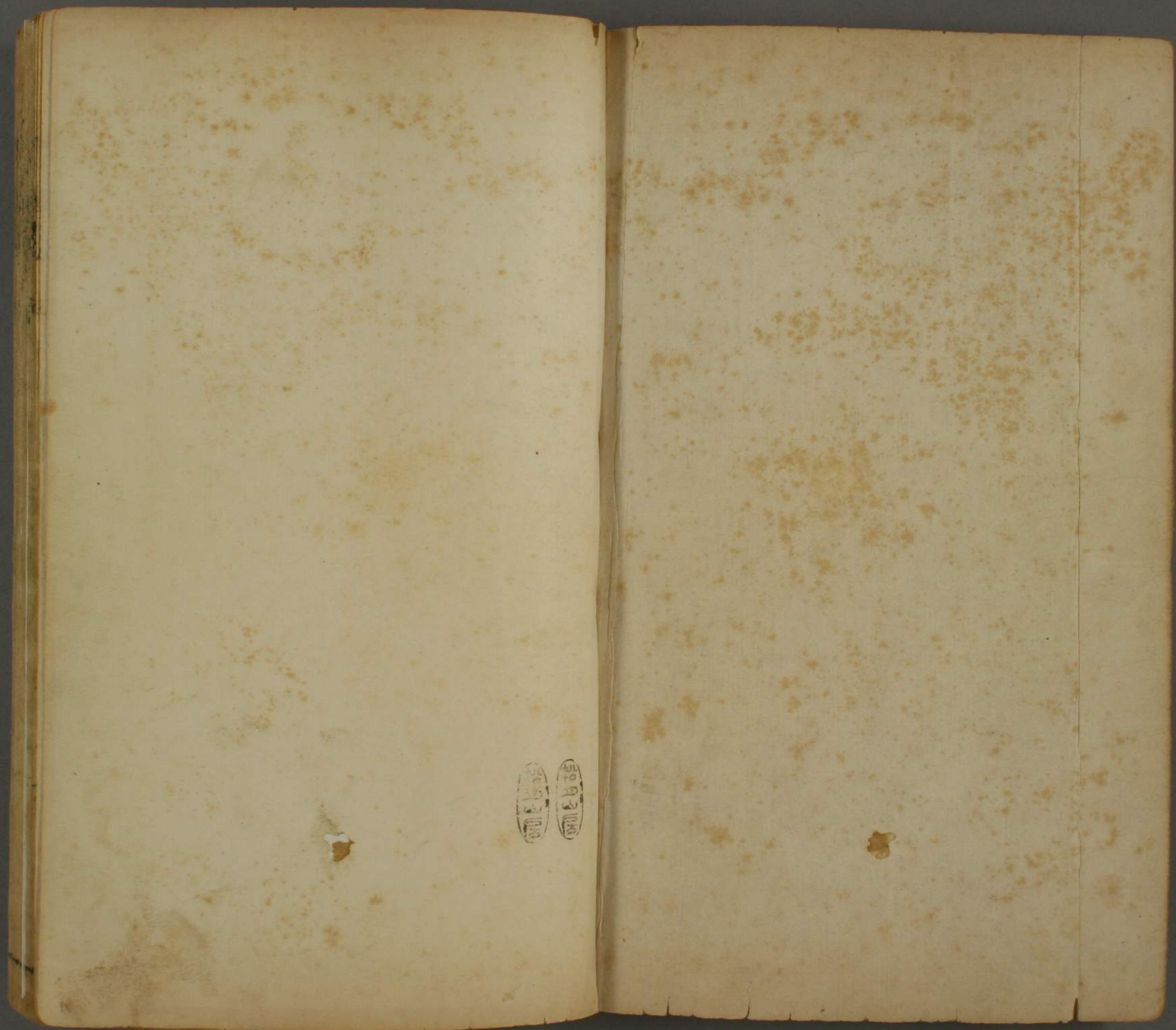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4





50 51

第七回

趙子龍磐河大戰

孫堅當晚被劉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左衝右突
 死戰得脫折兵大半孫堅連夜引兵回江東劉表回荊州
 以書報紹自此孫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表紹兵屯河內缺
 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逢紀說紹
 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為食冀州乃錢糧廣盛
 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逢紀曰可暗使人持
 書與公孫瓚令瓚進兵取冀州虛言夾攻瓚必與兵韓馥
 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而得紹大喜



45-7793

即發書到瓚處瓚開讀意云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即日與
兵紹却使人密報韓馥馥慌聚荀諲郭圖二謀士商議謀
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
所云謀士如此
關張助之冀州指日休矣今表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
極廣更兼布恩于四海天下敬之乃當世之豪傑也將軍
可請本初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視公孫瓚如兒戲耳
韓馥即差別駕關紀去請表紹長史耿武諫曰表紹孤客
是○是○耿○武○此○人○可○用
窮軍仰我鼻息譬言如嬰孩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
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是引虎入羊群耳馥曰吾乃表
氏之故吏才能又不如本初古人尚擇賢者而讓之諸君

何嫉妬焉耿武等皆嘆曰冀州休矣其棄職而去者二十
餘人獨耿武關紀伏于城外以待表紹數日請紹至耿武
關紀拔刀而出欲刺殺紹紹車前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
死關紀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沮
授許攸逢紀分掌事務盡奪韓馥之權馥懊悔時手下無
一人矣馥怨袁紹棄下老小單馬去投陳留太守張邈却
說公孫瓚知表紹已霸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表紹欲分
冀州紹曰可請汝兄自來吾乃有商議越辭紹歸行不到
五十里道傍引出一彪軍馬口稱吾是董丞相家將也亂
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公孫瓚

大怒曰汝教我起兵奔韓馥就裏取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寃如何不報盡起本部軍兵殺奔冀州來紹知瓚兵來領一軍出二軍會于磐河之上紹軍于磐河橋東布陣瓚軍于橋西布陣瓚乃立馬于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如何不見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可守冀州愿讓與吾兄爾何不平耶瓚曰昔日洛陽以汝爲忠義之人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倖之徒尙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袁紹大怒曰誰可以擒之言未畢文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交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當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過橋瓚走入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在陣中追趕瓚手下健將四員齊戰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將奔走文醜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後山谷而逝文醜驟馬厲聲大呼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盔墜地披髮縱馬却轉草坡其馬前失瓚翻身墜于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看看來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頭無鎧甲捻鎗直取文醜兩馬相交花錦相似公孫瓚扒上坡去看那箇少年大戰文醜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馬去了那少年也不趕去公孫瓚忙下土坡問少年姓名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潤面重頤相貌堂堂威風凜凜

常山真定人也

常山今非直隸真定府

姓趙名雲字子龍瓚曰公自

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某本表紹轄下之人今見表紹無匡

此子龍發願便與他人不同

扶救民之心特來相投不期此處相見瓚執雲手曰聞貴

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表紹公何獨回心見某也雲曰方

今天下訥訥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

非特背表氏以投明主瓚大喜遂同歸寨整頓甲兵次日

一色白馬二千疋哨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軍馬分作兩

隊列于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疋其中大半

皆是白馬因公孫瓚多血氣胡戰盡選白馬為先鋒號為

白馬將軍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白馬多紹令顏良文

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左右令在左者射公孫

瓚左在右者射公孫瓚右中間麴義引八百弓手步兵一

萬五千列圓陣于中表紹自引馬步軍數萬于後接應瓚

初得趙雲不知心腹另領一軍在後瓚遣大將嚴綱為先

鋒瓚自領中軍立馬橋上傍豎大紅圈金線帥字旗于馬

前從辰時擂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麴義令弓手皆伏于

遮箭牌下號令勿動嚴綱鼓譟呐喊直取麴義義見嚴綱

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數十步遠一聲砲響入百弓弩

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麴義拍馬起刀斬嚴綱于馬下瓚

軍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住中軍並起直

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旗將公孫瓚。見砍倒繡旗。戰麴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動。挺鎗躍馬直取麴義。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麴義。戰到十餘合。一鎗刺麴義于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大敗。迤邐趕過去。紹軍東西亂竄。雲在前瓚在後。迤邐殺入陣後。表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奪旗。追趕敗兵。因此紹不準備。只引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能之輩。正說之間。忽有趙雲衝到面前。弓箭手急射瓚軍團圍圍定。田豐懾

對紹曰。矢如雨下。主公且于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愿臨陣鬪死。豈可入牆而望活乎。衆軍士齊心死戰。趙雲衝突不入。後牆面表紹大隊掩至。瓚同趙雲回左。顏良軍到三路併殺。趙雲保公孫瓚殺透重圍。復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又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兩邊軍盡投河中。屍首填平。表紹當先趕過橋。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彪人馬來。爲首三員大將飛馬而來。中間掣雙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翼德。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表紹相爭。特來助戰。是日正逢表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表紹

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于馬下絲韁忙挽急要逃回不知性命如何

孫堅跨江戰劉表

衆將趕來死救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收住軍馬衆人歸大寨玄德關張動問畢瓚曰若非玄德遠來救我幾乎狼狽教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愛敬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紹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陣遂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說此事李儒來見董卓卓自到長安自稱大帥位居諸侯之上出入乘金花皂蓋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乃當今之豪傑見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和解之

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便使太傅

馬日磾太僕趙岐和解關東岐別請河北紹出迎于百里

再拜奉詔岐在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與紹書曰

馬太傅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宜揚朝恩示以

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上李

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亦

贊之幸也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日送二人還

朝瓚表玄德平原相朝廷准奏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分

別。玄。德。執。雲。手。垂。淚。不。忍。相。離。雲。嘆。曰。其。曩。日。將。謂。公。孫。瓚。乃。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爲。表。紹。等。輩。耳。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遂。回。平。原。公。孫。瓚。同。趙。雲。去。了。却。說。表。術。在。南。陽。聞。表。紹。新。得。冀。州。遣。一。使。逕。來。求。馬。千。匹。紹。不。與。一。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不。與。一。粒。術。恨。之。密。遣。人。遺。書。與。孫。堅。書。曰。

異。日。奪。印。截。路。乃。吾。兄。表。紹。之。謀。也。今。紹。又。與。表。相。議。起。兵。襲。取。江。東。吾。不。忍。言。公。可。速。興。兵。取。荆。州。吾。當。與。助。夾。攻。表。紹。一。雙。豈。可。報。汝。得。荆。州。吾。取。冀。州。切。勿。悞。也。

堅。得。書。曰。回。耐。劉。表。止。日。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表。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讐。豈。可。望。表。術。之。助。乎。于。是。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戰。馬。克。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表。知。大。驚。急。聚。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孫。堅。報。舊。恨。將。及。起。兵。柰。何。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領。江。夏。之。兵。爲。前。驅。主。公。率。荆。襄。之。衆。作。援。堅。跨。江。涉。湖。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言。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吳。夫。人。之。所。生。長。子。名。策。字。伯。

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
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子名郎字早安女名
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孫靜字
幼臺堅臨登程靜引諸子列拜于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
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一小
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
縱橫天下濟世安民有讐必報豈可握手而待死也遂不
聽諫長子孫策曰愿隨父親同往堅曰此子自幼英氣過
人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江東策上船前奔樊城樊城在襄陽府
黃祖伏弓弩手于江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听

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亂放一箭只伏于船中來往誘
之一連三口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盡絕却拔船上所
得之箭十數萬隻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
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兩路兵直
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于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
樊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
堅直取黃祖黃祖引軍出迎布陣于野孫堅列成陣勢引
衆將出在門旗之下孫策也全付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
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箇是江夏張虎一箇是襄陽陳生
這兩箇當初友在江夏後降表以爲上將黃祖揚鞭大罵

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拍馬
燃銅叉而出堅大怒曰誰敢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出兩
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
鎗出陣要來雙鬪孫策在父後望見接住手中鎗扯弓搭
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側邊陳生墜地措
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箇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
捉黃祖黃祖棄却頭盔戰馬雜于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
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漢水在襄陽城西非
灑出陝西嶓冢南撥黃蓋船隻放
于漢江黃祖聚敗軍來見劉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
良議曰黃祖兵敗挫勳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

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于表紹此圍自可解矣瑁曰子柔

之言真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死某

雖不才愿請軍出城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

外于峴山布陣

峴山在襄陽府城南

孫策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

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吾擒之程普

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蔡瑁逃命

奔回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屍橫遍野敗軍跟隨蔡瑁逃入

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

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人報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

一面撥兵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書令人去投表紹且

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將中軍帥字旗竿被風吹折于軍不利也可暫班師堅曰吾屢戰屢勝取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折斷旗竿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主亦不可輕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起折斷大旗何足爲怪吾平生用兵不信此等異事只理會得攻城却說城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某夜仰觀見一將星欲墜地以分野度之必應孫堅也上表紹書已寫就主公當問誰可突圍而出表問之階下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乃健將呂公也良曰汝旣取去可聽吾計與汝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

必將軍來趕汝分一百人上山尋石子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于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週楚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珠號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蒯良調撥四門聽號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角無甚人馬密開東門縱呂公軍馬出城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角時軍士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來望峴山而去堅不報諸將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于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出前軍不

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來堅拍馬追趕呂公見路交雜不知去處堅欲上山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俱發堅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于峴山之內壽止三十七歲時漢獻帝初平二年歲在辛未十一月初七日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崩越蔡瑁分投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大振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于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孫策回到

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扛擡入

城請賞孫策痛哭眾將俱各號泣不止策曰父屍在他處

安得回屍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

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桓楷出曰某與

劉表有一面舊識某今便行策令桓楷上馬到城中見劉

表具說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

祖吾兩家各罷兵再休侵犯後有史官評孫堅曰

堅勇摯剛毅孤微發迹導溫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

烈後權謙堅烈武烈皇帝

桓楷拜謝欲行階下崩良出曰不可不可吾有一言令江

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用計計道甚的桓楷
性命還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司徒士允說貂蟬

蒯良出曰方今孫堅已喪江東無主堅子皆幼不能歷事
蒯良所見極是可乘此虛弱之時火速進兵江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
還策容回南郡養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
彼營中安忍棄之良曰捨一無謀之輩而取萬里之主此
乃大丈夫之所爲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
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接靈
柩掛孝回軍兩邊罷戰回至江東做孝已畢葬父于曲阿
之原策辭募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因此四方

有才德者漸漸投之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
吾心腹除却一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答曰十七歲卓曰
何足道哉自此董卓自號為尚父出入僭天子之儀仗封
弟董旻為左將軍鄴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
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
二十五萬人夫築郿塢郿塢在鳳翔府郿縣與長安城郭一般高下
厚薄週圍九里郿塢離長安一百五十里塢蓋宮室倉庫
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貌女子年二十以下十五以
上者八百人充作婢妾塢內積金玉彩帛珍珠不知其數
白家倒筭的通卓常云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養老省臺公

卿但見卓出皆拜于車下朝廷舊臣宰盡皆委用此是蔡
邕之薦也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車下卓曰皇甫
義真你今日服我乎嵩答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鴻
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
鵠不意明公變為鳳凰耳卓善大笑曰義真怕我乎嵩曰明
公以德輔朝廷大度容賢誰不敬耶若為酷法嚴刑天下
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卓家屬皆在郿塢或半月一回或
一月一回公卿皆拜于橫門外橫門即長安東門也于路設帳幔常
與公卿聚飲一日北地招安降士數百人到來卓出橫門
百官皆送卓留飲宴却將軍士數百人于座前或斷其手

自是惡人

足或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皆未死于酒卓
 几前反復掙命百官戰慄失筋卓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
 散卓曰吾殺反心者何怕之數日前大史院稟卓曰黑氣
 冲天大臣有災卓于省臺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
 呂布逕入耳邊言不數句卓笑曰原來如此命呂布于筵
 上腦揪司空張温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
 災原來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温頭
 入獻卓令呂布勸酒每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魂不附體
 皆面不相顧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温結連表術欲圖害我
 因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以夷三族汝

等於五日無耻極矣順吾不害之吾天祐之人害吾者必敗眾官唯

唯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
 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沉吟立于茶藤架
 側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歎允潛步窺之乃府中
 歌舞美人貂蟬女也其女自幼選入充樂女允見其聰明
 教以歌舞吹彈一通百達九流三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
 年當十八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喟曰賤人將有
 私情耶貂蟬大驚跪于允前答曰賤妾安敢有慕私情允
 曰汝不有所私何夜深于此長嘆貂蟬曰容妾伸肺腑之
 言允曰汝勿隱匿當實告我貂蟬曰妾賤軀蒙大人恩養

訓習歌舞未嘗以婢妾相待作親女視之妾雖粉骨碎身

莫報大人之萬一自是有人妾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妾

不敢問解大人之憂今晚又見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長嘆

不想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

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書閣中來貂蟬跟允

到閣中允盡叱出婦妾允教貂蟬于中端坐叩頭使拜貂

蟬驚倒伏地曰大人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天下

生靈言訖淚如湧泉貂蟬曰適聞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

死不辭免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危君臣有壘卵之急

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篡位

朝中文武無計可施董卓手下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夫

不當之勇我觀二人皆是酒色之徒今欲用連環之計先

將汝許嫁呂布然後獻與董卓汝于中取便謀間他父子

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

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獻出到

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泄漏我當滅門矣貂蟬曰大

人勿憂妾若不報大義死于萬刃之下世世不復人身允

拜謝而密之次日王允有家藏明珠數顆令匠者嵌金冠

使人密送呂布布得之大喜候朝畢逕到王允宅致謝允

料布必來允備嘉肴美饌好酒細菓等候呂布至允出門

而接接入後堂讓之高坐布曰呂布乃相府一將士耳司徒乃朝廷元老大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有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敬將軍之才德布大喜允慇懃敬酒只稱董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亦望司徒于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矣允專望將軍于太師前提携終身不忘大德布大笑而暢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數人勸酒允曰喚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一青衣了鬢引貂蟬到席前再拜布問何人允曰兩人是合手妙人妙人小女貂蟬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見子貂蟬與呂布把盞目不轉睛允推醉曰孩兒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

家全靠著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將軍吾之恩人也孩兒便坐坐何妨又飲數盃允立脚不牢仰面大笑曰吾欲將小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跪謝曰布願當犬馬之報允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欣喜無限頻以目視貂蟬妙哉貂蟬吾之師也佛也佛也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留將軍止宿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允送布上馬布謝而去允是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福也早晚請太師汝却以歌舞侍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卓傍却無呂布允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赴宴未審鈞意若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元老既然來日有請當赴允拜

謝歸家水陸畢陳于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
幔幃次日巳時分人報太師來到允具朝服出迎再拜起
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分列兩旁如霜
似雪遂于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于側允曰太師盛德
巍巍伊尹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作樂允致敬之情
甚厚于天子天色漸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堂卓令甲
士休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天文夜觀乾象漢家
氣數到此盡矣太師功德震于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
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一人
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自古有道伐無道無德讓有

德豈過分乎卓笑曰果然天命歸吾司徒當為元勳允拜

弄卓賊如小兒允真幹事人也然其女更會幹事一笑

謝堂中點上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進曰教坊之樂

一笑

不足以供奉鈞顏輒有草舍女樂敢承應乎卓曰深感厚
意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繚繞簇捧貂蟬舞于簾外有詞曰

原是昭陽官裏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
按徹梁州蓮步穩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煖不勝春

又詩曰

紅牙催拍燕飛忙一片行雲到畫堂眉黛促成遊子恨
臉容初斷故人腸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
舞罷隔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曰此女何人也此處不言小女更妙更妙允曰樂童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一曲

一點櫻桃啟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鋼劍要斬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允命貂蟬把盞卓擊盃罍曰春色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整二旬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獻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主人其福不淺卓曰尚容致謝允曰天氣已暮先備瓊車送到相府卓起身奉謝車輛已定便送

貂蟬先行允拜送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白馬前列

侍五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遙見兩行紅紗照道燈影

中一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吕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

撞見布見王允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睜圓環眼手掣腰間寶劍指允言曰汝既以貂蟬許我今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王允性命如何

鳳儀亭吕布戲貂蟬

吕布當街衝着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敢戲我哉允急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反怪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說你把瓊

車送一女入相府非貂蟬而何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裏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等候太師到飲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子名喚貂蟬以許奉先我恐你不准誠特來上門告肯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貂蟬拜了公公太師太師曰今日良辰汝可與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笑將軍尋思太師親臨老夫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荆允曰小女頗有些粧奩首飾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在府下打聽絕不聞音耗逕入

堂中尋問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潛入卓臥房後窺之貂蟬起于窓下梳頭忽見窓外池中照一人影極長大頭有束髮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于池畔妙○哉○蟬○也○佛○也○仙○也○帝○也○鬼○也○貂蟬蹙雙眉做憂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頻掩淚眼呂布窺視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真實少頃布又入卓坐于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竊望繡簾內一人往來觀覷須臾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飄蕩卓見布語言不順頻那身迎裏而望卓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心中愈疑到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汝今日莫非被董太師見責

來布曰太師安能制我哉妻不敢問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進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納貂蟬後情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于枕前席上殢雨尤雲董卓合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一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阿從卓心愈喜卓睡布立于床前貂蟬于床後探半身望○此○孫○吳○不○及○也○布以手指心而不轉睛布以點頭答之貂蟬以手指董卓強擦眼淚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布動靜猛扭回身視之見貂蟬于屏風後立卓大怒叱呂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怒懷恨而歸府人報與李儒儒慌忙入見卓曰太師何故責于奉先卓曰因

竊視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故以小過而責之如溫侯心變大事去矣卓曰柰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次日使人喚布入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于汝汝勿記心來日休離左右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怪布何敢怪焉自此再入堂中畧無忌憚卓疾少愈因有貂蟬不回郿塢每入朝呂布手執畫戟乘馬于車前及至殿前下車帶劍上殿布執戟立于階前百官拜伏于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于前引導是日布引卓來到內門階畧住少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內門

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于道傍提戟入後堂尋覓貂蟬貂

蟬見布尋覓慌忙出曰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我

便來布提戟逕往立于亭下曲欄之傍良久見貂蟬分花

拂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

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願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已平生

願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心將妾淫汚恨不得死耳今幸

將軍至此妾表誠心此身已污不得復事英雄愿死于君

前以絕君念言舉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

住泣曰我知汝心久矣恨不能勾共語貂蟬手扯布曰妾

今生不能勾與君為妻願相期于後世布曰我今生不能

勾以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貂蟬曰妾度日如年愿君憐

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

去提戟轉身貂蟬牽其衣曰君如此懼怕老賊妾身無見

天日之期也布立住曰容我思討一計共你團圓貂蟬曰

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

誰想反受他人之制乎言訖淚下如雨兩箇偎偎倚倚不

忍相離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顧不見呂布心下甚疑卓上

車回府見布馬拴于府門問吏吏答曰温侯入後堂去了

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又無貂蟬問侍妾侍

妾曰温侯却纔執畫戟至此不知何在卓尋入後園見呂

貂蟬將軍殺人不用刀至于此乎

妖美人驍將軍也呂布如何敵得他過

貂蟬亦只是對手

三國志
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根前大喝一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奪下呂布手中戟呂布便走卓趕來呂布走得快董卓趕不上卓擲戟來殺呂布布手起一拳打戟落于草中卓拾起戟趕來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膛相撞卓倒于地未知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王司徒的是老手董卓呂布酒色小人耳何煩此妙計乎然不施此妙計又不能併此二人也

司徒固是妙人貂蟬亦是神女不是兩人對手亦算

不倒董卓呂布也余嘗謂十八路諸侯到底不如此一女子也雖然今人但知畏十八路諸侯豈知畏女子哉真箇是至險伏于至順至剛伏于至柔也世上有幾人悟此哉世上有幾人悟此哉

一書生謔曰玄德雲長翼德三人並戰呂布尚且費力貂蟬以一油粉女子一戰勝布真大將軍也今人閨閣中俱有油粉將軍怕人怕人避之避之

第九回

王允定計誅董卓

原來李儒到相府門。見從人言曰。太師大怒。夫尋呂布。儒慌趕入時。見呂布奔走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于地上。儒急扶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爲社稷之計。衝倒恩相。死罪。死罪。卓曰。耐耐逆賊。玩弄吾之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日楚莊王。夜宴諸侯。令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坐上一人。抱愛姬。姬手揪冠上纓。告知莊王。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盤一面。盡絕其纓。然後秉明燭。其會曰。絕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

三國志
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答曰：「臣乃蔣雄也。昔擺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報答。太師何不鑒擺纓之德，就此機會，以貂蟬賜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回嗔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遂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問之：「汝何與呂布私通？」貂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回避之。這廝提戟趕來到鳳儀亭邊，妾欲投荷花池，這廝抱住，正在生死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曰：「妾身已事大

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而擁抱曰：「吾戲汝。」貂蟬哭倒于卓懷，曰：「此必是李儒之計也。」儒與布厚交，故設此計。卓曰：「我安能捨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為主。」卓曰：「吾寧捨性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不宜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吾明日和你歸郿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城中有二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貴妃，不成事則你亦為富貴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李儒入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卓變色曰：「汝之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婦人所惑。」卓曰：「甚婦人

能感我心。貂蟬之事。再勿多言。言則必斬。李儒仰天嘆曰。吾等皆死于婦人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拾軍馬。今日便還郿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呂布于稠人之内。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卓車已去。布緩轡于土崗之上。望羶車而去。後人讀到此處。有感而吟詩曰。

社稷無人任障籬。憑將女色賴支持。休嗤呂布輕狂輩。多少英雄被此迷。
迷者便不是英雄。惟女。

呂布正望之間。背後一人在馬上云。溫侯何故遙望而發悲耶。布視之。乃太原祁鄉人也。姓王名允。字子師。布曰。吾

為公女耳。允王允佯驚曰。許許都多時尚不與將軍。布曰。老賊自寵幸已久矣。允掩其面曰。此禽獸之所為也。布將上件事。一

告允。允曰。同到弊處商議。布隨入城到允宅前下馬入密室。允置酒款待。布怒氣轉深。王允曰。太師淫吾之女。

老。王。允。大。通。大。通。奪將軍之妻。誠可為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笑允與將軍耳。允老羸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憐將軍。半世之英雄耳。

布就氣倒于地上。允慌急救之曰。老夫語失。將軍息怒。布曰。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將軍勿言。恐累

及老夫九族皆死。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之間。豈能鬱鬱久居人之下乎。允曰。以將軍之才。過韓信。自倍。信尚為王

將軍豈可久作溫侯乎布曰吾殺老賊奈是父子之情恐惹後人議論允大笑曰將軍自姓呂卓自姓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耶布奮然大怒曰非司徒之良言則布亦被老賊之害矣允曰將軍若扶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名萬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筆罵名萬代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又不成返招大禍布拔帶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天下四百餘年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宜懷之切勿泄漏臨期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諾而起允即請僕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主上有疾新愈可遣

一能言語者着往郿塢請卓議事伏甲兵于朝門之內引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敢去瑞曰呂布同郡騎都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與陞用令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布共議布曰昔日吾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說呂布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不仁不義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憤汝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無瓜牙今天賜也遂折箭為誓允曰汝若能幹此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前到郿塢

人報天子有詔。卓曰：教喚入來。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體新痊，欲會文武于未央殿，待將天子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事，飛馬而來，拜賀主上。卓曰：王允何如？肅曰：王司徒已差修築受禪臺，士孫瑞已草詔，只等主到來。卓大笑曰：吾夜夢一龍罩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錯失。便命大排車馬回京。肅曰：願主上垂拱萬年，肅之子孫有賴矣。卓曰：吾若登基，汝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臨行，與貂蟬曰：吾昔日許汝為貴妃，今番定矣。貂蟬謝卓入辭。母年九十有餘，母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

心驚魂非吉兆。李肅曰：為萬代國之祖母，豈不預有驚報。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出塢上車，前遮後擁，數下軍

兵，行不到三十里，車下忽折一輪，左右扶住。卓教牽過道，廷玉面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不到十餘里，玉面咆哮嘶喊，掣斷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紹漢禪，棄舊而換新也。卓曰：心腹人所見甚明。次日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至城外，百官出迎。王允、黃琬、楊瓚、淳于瓊、皇甫嵩皆伏道傍稱臣。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推代之意。卓令

百官回來日平明朝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來日當齋戒沐浴入城，以代萬世不磨之基業。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謝就帳前宿。是夜有數十小兒于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下，猶不生。歌罷聲相悲切。卓問李肅曰：童謠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次日清晨，擺列入城。卓在車上見一道人，青袍白巾，執一長竿，上縛布一丈，大書一呂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乃心恙之人也。呼將士推之，道人倒于地上。肅命拖在一壁。卓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于道。李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列井掖

門軍兵盡當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見王允等各執寶劍，立于殿門。卓大驚，問肅曰：持劍者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傍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擗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卓大呼曰：呂布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早割頭在手，布右手持戟，左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其餘不問，將吏內外皆呼萬萬歲，拜伏在地。卓此時年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史官有詩嘆曰：

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靈滾滾喪荒丘。犬啣骸骨筋猶動，

烏豕骷髏血尚流，鄧鳩追魂憑李肅。宮門取命有溫侯，奸雄已死戈矛下。直到于今罵未休。

董卓欺君自古無，豈知天地有榮枯。宮門糊透方天戟，萬姓歌懽滿道途。

霸業成時為帝王，不成且作富家郎。誰知天意無私曲，鄧鳩方成已滅亡。

邵康節先生有詩曰

董卓早無端，擅漢權。焚燒宮闕廢陵原，兩朝帝主遭魔障。
只恐不是千古誅
四海蒼生盡倒懸，力斬亂臣憑呂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論曰：董卓初以虜闖為情，因遭前朝之勢，故得踞藉。其倫毀裂畿服，夫以剗腸斷趾之性，則群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尚有竊盜之道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于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也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剗成災。董卓滔天，于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祿遂廣。天延王路，兵纏魏象。區脉傾回，人神波蕩。

呂布曰：助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發喊，報道李儒家奴已自綁縛獻來。王允曰：卓

賊家屬盡在郿塢誰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敎皇甫嵩
李肅一同呂布前去分揀布領兵五萬人飛奔郿塢來當
初董卓有四員心腹猛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三千飛熊
軍守郿塢按月內大請大受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
大軍來四箇慌奔郿塢領軍殺上涼州去了呂布到郿塢
○大○將○軍○又○將○功○去○也
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云內有八百良家子女盡
作一處其餘但是董卓親屬不分老幼盡皆誅斬卓以九
十有餘慌出告曰乞饒我一命言尤未絕頭已落地宗族
被誅者男女一千五百餘人收得塢內所藏黃金二二萬
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綺羅珠翠玩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
八百萬石允令一半納官一半犒賞軍士殺董卓之時日
月清淨微風不起號令卓屍于通道卓極肥胖看屍軍士
○快○人○
以火置臍中以為燈光明照達旦膏流滿地百姓過者手
擲董卓之頭至于碎爛將李儒綁在街市令百姓過之爭
啖其肉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于道男女貧
者盡賣衣裳置酒肉相慶曰我等今番夜此皆可占床蓆
也卓弟旻兄子璜皆懸四足于城市但是卓門下阿附者
皆下獄死王允會大臣作太平宴于都堂忽人報曰有一
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相慶賀是何人
敢如此也遂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推至筵前滿座公卿

無不驚駭畢竟是誰

李催郭汜寇長安

武士擁至衆視之乃侍中蔡邕也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汝爲漢臣世受重恩不思竭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邕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士爲知己者死卓果爲知己哭之亦無不可耳所厭聞邕豈肯背國而向卓也狂瞽之辭謬出于口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續成漢史滿座公卿皆惜邕之才咸力救之太傅馬日磾密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爲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毋乃失人之望乎王允曰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

史謗書流于後世方今國祚終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于聖德使吾等蒙其訕議日磾無言而退謂衆官曰王公所爲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豈能久乎允遂將邕下獄中縊死當時士大夫聞邕死識與不識盡皆流涕邕哭卓屍故自不是允亦殺之非罪雖然士大夫亦當擇主而事焉靜軒有詩歎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葛隆中臥
安肯輕身事亂臣

且說李催郭汜張濟樊稠共逃居陝西使人往長安上表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王允不能處置此輩又起塵波殊不掩
告赦王允曰卓之過惡皆是四人以助之可大赦天下獨

罪也

不赦此一校軍馬人回報催催曰求赦不得各自逃生軍
中謀士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縛君耳不
若起陝西軍士殺入長安與董卓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
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催等曰然遂流言于西涼州曰
王允皆欲洗蕩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及半月聚衆十萬
軍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董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
兵五千人欲去與丈人報讐李催先使牛輔爲前驅四人
陸續進發王允聽知西涼州兵來請呂布商議布曰司徒
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數也遂引李肅將兵出迎肅曰某願

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贏
了一陣當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鼠肅走三十
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呂布大怒曰汝敢喪吾銳氣立
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
自負剛恃勇鞭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
迎量輔如何敢與呂布對敵牛輔遂大敗而走是夜牛輔
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知呂布驍勇必不能敵
不如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應
允是夜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棄營而走將渡一
河赤兒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情由從

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
之領軍前進正迎李傕軍馬兩陣圓處呂布觀李傕等如
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來催部下將士如何可當催軍大
亂退走五十餘里守住山口請郭汜張濟樊稠商議催曰
呂布勇猛雖不可當智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
日誘他廝殺郭汜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彭越撓
楚之法鳴金進兵擂鼓收兵呂布兩下不相顧張濟樊稠
却分兵兩路選取長安呂布首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衆
用其計却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傕引兵搦戰布忿怒衝
殺過去催退走去山上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後郭汜

軍殺來布急回鼓聲大震汜軍已退鑼聲響處布軍未收
催此時極好看但呂布定要悶死也又來戰未及對敵背後郭汜軍又殺來及至呂布回搦
鼓收軍去了或是半夜或早或晚郭汜又背後撓亂前面
李傕不時搦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飛報呂布張濟
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可敵布急領軍回背後李傕
郭汜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及到
長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曉夜攻打呂布
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傕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圍
及十日董卓下部曲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池四
路軍一齊擁入呂布左衝右突當欄不住引數百騎往青

瑣門外布呼王允曰賊來勢急切難抵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吾之愿也若不獲已則允奉身以死朝廷勿主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關東諸公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死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焰竟天呂布棄却家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卿种拂引家奴數人與賊死戰被亂箭射死于南宮掖門太僕魯植大鴻臚周奭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皆死于國難賊兵圍遶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與軍士

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也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太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讐非敢造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在帝側聞知奏曰臣本為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元允是箇人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二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拔劍近前叱之曰董太師有何罪惡你設謀殺之允曰董賊之過彌天巨地不可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豈得無罪乎郭汜大怒曰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過原赦也二賊手起把王允殺于樓下史官有詩讚曰

王允運機籌奸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眉鎖廟堂憂英
氣連霄漢忠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遶鳳凰樓

後賢有詩歎王允說貂蟬謀誅董卓

○養○育○人○才○扶○致○治○食○人○衣○祿○報○人○恩○漢○朝○累○世○簪○纓○輩
○不○及○貂○蟬○一○婦○人○

論曰士雖以正立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
伺其間而敵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
忤為釁者知其本于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為失正分
權不為苟冒伺間不為徂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于
正也

贊曰陳蕃無室志清天綱人謀雖緝幽運太常言觀矜
瘁曷其云云子師國難晦心屈節功全元醜身除殘孽
時有降夷事亦工拙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斬于市城中老幼但知者無不下
淚焉李催郭汜尋思道這裡不殺天子更待何時二賊仗
劍殺入內來漢天子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董卓一味妄自尊大全不知世務如此人安有成事
之理這樣結果到底便宜了他凡今之妄自尊大不
知世務者看樣

今人俱以蔡邕哭卓爲非是論固正矣然情有可原
事有足錄何也士各爲知己者死設有人受恩桀紂
在他人固爲桀紂在此人則堯舜也何可概論也董
卓誠爲邕之知己哭而報之殺而徇之不爲過也猶
勝今之勢盛則借其餘潤勢衰則掉臂去之甚至爲
操戈爲下石無所不至者畢竟蔡爲君子而此輩則
真小人也

王司徒盡難不爲苟免以身許國真社稷臣也真社
稷臣也或曰子旣以蔡之死董爲是今又以允之死
國爲忠恐兩處有碍乎余曰何碍也蔡之死董死爲
知己耳彼旣以身許董則允之殺之正蔡之心也何
遂碍允之死國也余取蔡之死董者取其不負知己
非謂其遂不負漢也讀史者何可如此拘勢也

第十回

李催郭汜殺樊稠

李郭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殺之，恐眾諸侯不服，且留為主。賺諸侯入關，先去其手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我等也。李郭曰：按兵不動，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王允既已伏誅，軍馬何故不退？全不似世界既如此，又何須謝恩，可發可笑。李郭曰：雖已報讐，未蒙恩赦，故軍不退。帝又問李郭曰：臣等力扶漢朝，未蒙賜爵。帝曰：任卿所欲。寡人封之。李郭寫職銜入朝，勒要如此官品。帝即從之。李催為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假節鉞。郭汜為後將軍，假節

三國志
鉞任其行事也。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
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其餘李蒙王方等。各爲校
尉。然後謝恩了。方始領兵出城。禁住劫掠。李郭等追尋董
卓屍首。但獲得些小皮骨。用香木雕成董卓形體。大設祭
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可盡言。選良辰吉
日。遷葬郿塢。臨葬之期。天降大雷雨。平地水深數尺。霹靂
震開卓墓。提出棺外。皮肉皆粉碎。李催候晴再葬。是夜又
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李催旣掌大權。殘虐
百姓。史官有詩曰

珪讓誅夷卓。又狩諸侯。還以卓爲君。九州鼎沸。言誅卓

卓死何曾肯罷兵。

二賊分付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皆斬
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員並由李郭陞降。當年李
郭宣朱雋入朝。封爲大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
軍馬鎗刀如雪。霜旗旛飛錦繡。兵約有十餘萬。飛奔長安
而來。李郭探知。乃西涼太守伏波將軍馬援之後。姓馬名
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引軍來誅李郭。密使人暗
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
三人爲內應。共謀李郭。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爲征西將
軍。韓遂爲鎮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却說李催郭汜張濟樊

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詡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堅守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自後追之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愿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于麾下賈詡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願獻六陽魁首賈詡曰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汝各納下軍令狀詡曰長安西二百里盤屋盤音周屋音質山名今西安府盤屋縣山險路峻可以屯軍張樊兩將軍堅壁守之李蒙王方引兵於此隘口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錢糧應付李郭大喜點起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里

十里扎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箇引軍迎至西涼軍馬攔路擺開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李蒙王方在門旗下大罵馬騰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一將軍陣中飛去這箇少年將軍面如琢玉眼若流星虎體猿臂彪腹狼腰扶風茂陵人也姓馬名超字孟起時年一十七歲手執長鎗坐騎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明欺馬超年幼躍馬橫鎗逕來迎敵兩般兵器舉處戰不到數合馬超一鎗刺王方于馬下好个馬超便勒馬回陣李蒙見刺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起來超已知道故意俄延蒙舉鎗擡入來馬超一頭閃在側邊李蒙擡箇空馬奔入來兩鞍相並早挾了過去初李

三國志
蒙見王方被擗死。蒙見超回陣，隨後趕來。馬騰大叫：「有人暗算吾兒，聲猶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馬上。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韓遂殺散軍士，將李蒙斬首。此是馬超第一場廝殺。史官有詩曰：

威鎮西京立大功，渭橋六戰最英雄。
鋼鎗舉處王方死，手到之時喪李蒙。

西涼州得勝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催郭汜聽知李蒙王方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詡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防，從他搦戰，並然不出。果然西涼州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變，言馬宇

等外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催郭汜大怒，盡收馬宇劉範种邵三家老小良賤，盡斬于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號令。馬騰韓遂計議糧盡軍慌，內應已泄，不如早回。一面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分兵起身。前兵已遠，後軍不曾提防。張濟力生兵趕來，西涼軍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樊稠去趕韓遂，看看趕上，相近陳倉。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如此無情？」樊稠也勒住馬而答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覆，未可知也。吾此來為國家，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圖大會，萬一有不如意。」

時還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韓遂答話而別。樊稠收兵回寨。馬騰韓遂復回涼州去了。李催兄之子李別恨樊稠見和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遂到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立馬遂與共語。不知說甚。但見喜愛甚密。李催大怒便欲興兵討稠。賈詡曰：目今人心未寧頻動刀兵深為不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只消就席間擒而斬之。李催深喜便遣人請張濟樊稠。二將忻然赴宴飲酒將半闌。李催曰：韓遂近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就此擒之。稠大驚失色口未及言刀斧手擁出斬頭于案下。張濟俯伏于地。李催扶起而言曰：樊稠欲圖害吾故先下手。汝乃心腹之人何驚懼哉。就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盡權而別。後人有詩曰：

龍爭虎鬪甚時休。朝若賓朋暮寇讎。遞互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催殺樊稠。

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催用賈詡為尚書僕射。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後為魏臣。李催郭汜自戰敗西涼州兵。諸侯莫敢興兵。賈詡亦。是。賈。詡。好。處。不。可。沒。也。屢諫李郭使行仁義。結納天下賢士。李郭順從之。自是朝廷微有生意。獻帝方始稍安。青州黃巾又起。聚眾百萬。頭目不等。將兖州牧劉岱殺訖。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群賊。李催郭汜問于雋曰：衝要之

地非當世英雄莫能據也。今黃巾鼎沸，誰可安之？雋言出此人，教天下人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興兵報父讐

朱雋曰：要破山東群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李傕曰：今在

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濮陽破賊，攻于壽于武陽。

于壽人各時號

為黑山賊擊匈奴于內黃，皆獲全勝。見引兵于東郡，權州事。差

人就命曹孟德，方可領兗州牧，破山東群寇，可尅日而定

也。李傕大喜，星夜差人賫賞賜，命東郡太守曹操與濟北

相鮑信一同破賊。操領了聖旨，會合鮑信一同興兵擊賊。

于壽陽，鮑信殺入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趕

賊兵，直到濟北，降者萬數。操因得賊作前驅，馬到處無不

賓服，不過百餘日。操招安到降兵三十餘萬，男女百萬餘

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

此威權日重，四方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

月，捷書報到長安。李傕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馳表稱謝。

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叔姪二人來投操，乃潁州潁陰人

也。其叔濟南荀昆之子，姓荀名彧，字文若，人稱王佐之才。

時年二十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投曹

操。曹操一見，遂與談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曹操大喜曰：

吾之子房也，以彧為行軍司馬。其姪乃漢末海內名士，何

進拜黃門侍郎見董卓專權棄官歸鄉後與叔事曹操姓
荀名攸字公達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暮講
論不倦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彧曰某
聞劉岱有一賢士勝某十倍岱云今日不知何在此人乃
東郡東阿人也身長八尺三寸美鬚眉清目秀姓程名昱
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于鄉中尋問果得消
息于山中讀書操拜請之程昱來見曹操大喜昱謂荀彧
曰某乃孤陋寡聞之士何錯薦于明公公之鄉中有一大
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平彧問是誰昱曰潁州陽翟人也
姓郭名嘉字奉季彧乃猛省曰吾失筭計也遂啟操徵聘

郭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操言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
也嘉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郭嘉薦光武嫡派子孫淮南
成德人也智謀兼全文武足備十三歲與母報讐手殺讐
人投拜墓前二十餘歲在揚州席間砍殺剛強鄭寶名聞
淮海姓劉名曄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曄薦出二人一箇是
山陽昌邑人也姓滿名寵字伯寧一箇是武城人也姓呂
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兩箇名譽就以爲軍中從事
滿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平丘人也舊依劉表見表不
明隱于魯陽姓毛名玠字季先曹操以爲從事有一將引
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

操見其人弓馬熟閑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操每日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與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惇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典名韋舊跟張邈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于山中惇出射獵見一大漢逐虎過澗即典韋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主公誇逞將才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惇曰幼年與友人劉氏報讐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關市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器兩枝鐵戟重八十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惇令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豈肯沉溺乎帳下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執旗桿時值大風旗竿欲倒典韋向前喝退眾軍一手執定旗桿立于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也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是曹操勢大威鎮山東文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圖進取謀士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玠滿寵呂虔樂進李典武將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一書名有青州精兵三十萬管領一應錢糧舊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任名峻字伯達曹操既領大軍屯衛兗州營寨所掌盡皆完備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

三國志
第拾回

三國志

瑯琊郡 瑯琊今益都路沂州本漢瑯琊國
兗州沂州密州皆古瑯琊地也

取父曹嵩高自

陳留避難隱居于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騾馬匹極多逕望兗州而來道經過徐州界太守陶謙字公祖丹陽人也平生溫厚純篤人皆敬之謙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無其由聽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事之大設筵會住了兩日謙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曹嵩老小前去闔隨車仗謙送出郭自回嵩前行到華費間華費古縣名時今之沂州夏末秋初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古寺宿歇寺僧三五人邀于方丈安頓宅眷張闔軍馬也于兩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張闔喚手下頭目于靜處商議曰我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處無採取錢物你們見押着車乘欲得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到來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衆皆應允是夜風雨未息曹嵩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聲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搠死于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過牆走妾肥胖不能出嵩與妾躲于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劭引數十人去投表紹張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燒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劭部下有逃命的軍士飛報操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于地靜軒先生有詩斷之曰

三國志 第十回 九

曹操奸雄世所誇，○真○一○段○因○果○也○此○語○可○補○內○典○曾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逢人殺，○天理循環報不差。

夏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問罪。曹操切齒曰：殺父之讐，極天際地，如何不報？吾起大軍，盡赴徐州所轄之地，草木不留，吾之愿也。留荀彧、程昱領軍馬三萬人，守鄆城、范縣、東阿三縣。鄆城今濮州治，范縣今東昌府濮州，范縣東阿今兗州府東平州東阿縣是也。其餘盡起，教夏侯淵于禁、典韋為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為東郡從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欲盡殺百姓，慌忙星夜前來見曹操，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亦不賜坐，宮曰：今聞明

公盡起大兵，下徐州，報前守父之讐，所到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剛強好利之輩，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有何讐？殺之不祥。望三思，然後行之。幸甚。操大怒曰：汝昔時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去，曰：吾亦無面目為漢之官也。馳馬來投陳留太守張邈，邈待宮為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雞犬不留，山無樹木，路絕人行。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軍，馬來報父讐，仰天慟哭曰：我獲罪于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又聞操盡殺徐州之民，四下

郡縣百姓以孤徐州之勢。譙大罵張闓貪財，遂害及生靈。急聚衆官商議。曹豹出曰：「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以破之。」衆官皆曰：「豹言者是也。」陶謙不得已，引兵出境來迎。謙望操軍到時，前面如鋪霜，湯雪，起于白旗中間，靈旛二首，一書曹嵩名爵，一書曹德靈魂。大展報讐雪恨二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甲，擐花銀鎧，含淚揚鞭，大罵無端賊徒，敢傷吾父。陶謙亦出馬于門旗下，馬上欠身與操施禮曰：「謙本結好明公，故托張闓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明公憐察其情而恕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祭靈魂？」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陣。夏侯惇趕來，曹豹挺鎗躍馬前來迎敵。二馬相交，狂風大作，飛沙走石，折木拔樹，軍執旗幟，盡皆括倒。曹豹敵不住，夏侯惇回馬便走，兩軍皆亂。曹操亦收兵屯住。陶謙將軍入城，謙與衆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該橫亡，不可逃矣。當自縛前往操營，任其剖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絕，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恩。今曹將軍兵衆雖廣，未必使入城。牆府君與百姓堅守，勿出。某雖不才，愿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衆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畢竟斯人是誰。」

三國志
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二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

總評

曹瞞報讐亦是人子分內事不聽陳宮之言無怪也但曰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宮何不答曰將軍之言孝子之言也宮何敢非第亦思呂伯奢全家被殺乎彼當摘誰人之膽剜誰人之心以祭其一家也吾不知操又何以答之也惜當日陳宮不及此爲可恨耳

曹吉利收拾英雄固可佳矣而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劉曄滿寵呂虔毛玠彼此互相推薦真大賢也今人平居相聚深知某某賢某某才亦自降心亦自相下及至已登要地不惟不能薦也見同黨連翩而進且巧以抑之毀之陰以妬之嫉之者有矣可嘆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

第十一回

劉玄德北海解圍

却說獻計之人乃東海胸縣人。居淮安。姓糜名竺。字子仲。此人家世富豪。莊戶僮僕等萬餘人。糜竺嘗往洛陽買賣。回歸坐于車路。傍見一婦人甚有顏色。來求同載。竺乃（實）是、難、假、身、火、不、動、家、火、隨、滅、矣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婦人再拜。請竺同載。竺上車。目不邪視。並無調戲之意。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天使也。奉上帝勅。往燒汝家。感君見待。以禮。故私告耳。竺曰。娘子何神也。婦曰。吾乃南方火德星君耳。竺拜而祈之。

婦曰此天命不敢不燒君可速往搬出財物今世火燒的俱有仙因火燒而濟當夜來

飛奔到家搬出財物日中劇下果然火起盡燒其屋此濟貧拔苦救難扶危後陶謙請為別駕從事謙問解救因

之策竺曰某當親往北海郡投托孔融令起兵救援更得

一人往青州田楷處求救二路軍馬前來夾攻操必退兵

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一封商量青州教誰人可去一人

出口某願往眾視之乃是廣陵謀士姓陳名登字元龍謙

喜先送陳元龍青州去了然後命糜竺行謙率眾守城以

備攻擊操亦未敢輕逼于城下且去四下築城以孤徐州

之勢却說北海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孔子二十世

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小聰明人皆敬仰年十歲時去

謁河南尹李膺膺乃漢代人物等閑不能勾相見除非是

當世大賢通家子孫方能勾到堂上時融到門告門吏曰

我李相通家子孫及至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也

融曰先君孔子與君先尊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

融與君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頃大中大夫陳燁後至膺

指融曰此異童子也燁曰小時聰明大未必聰明融即應

聲曰如君所言幼時必聰明也燁等皆笑曰此子長成必

當代之偉器也自此得名無書不覽海內稱為冠冕後為

中郎將累遷北海太守極好賓客常日座上客常滿樽中

酒不空吾之愿也。在北海六年，甚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
曹操起兵報讐，侍人稟徐州糜竺至，融請入見了，動問云：
故人此行，必有事焉。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
公垂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最是厚交，子仲又
親到此，如何不去？只一件曹孟德亦與我無讐，不若先遣
人送一封書解和，如其不准，隨即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
威，必不以義為重。融教一面點軍，一面差人送書言未畢，
忽報黃巾賊黨管亥部領群寇約十餘萬，飛奔前來。孔融
大驚，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相迎。管亥出馬曰：吾知汝本
州糧廣，可借一萬石來，便退軍。士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
留。孔融叱之曰：吾乃大漢臣僚，守大漢城池，豈有糧米應
付與賊耶？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融背後一匹馬
出迎，乃北海驍將宗寶，挺鎗而迎，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
宗寶被管亥一刀砍于馬下。孔融兵大亂，奔入城中。管亥
分兵四面圍城。孔融見折了一員上將，心中鬱悶，糜竺懷
愁，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
見城外一人挺鎗躍馬，殺入賊陣，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
境，直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不敢開門。賊首將
趕到壕邊，那員將回身連搦十數人下馬。融急命開門，令
鐵騎接引到城門內，其人下馬棄鎗，逕到城上，拜見孔融。

融視其人身長七尺五寸美髯猿臂善射射不虛發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顧某昨夜自遼東回家省親聞金鼓之聲知賊寇城老母說屢受府君深恩未嘗識你他今有難你何不報之某故單馬而來報府君養母之恩吾乃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孔融大喜原來孔融知太史慈是箇英雄他母離城二十里都昌住融常使人送米麥匹帛去因此母教慈來孔融重待太史慈贈與衣甲鞍馬慈曰賊圍城如何得退愿借精兵一千人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賊衆不可輕出慈再三請曰老母感君厚德特遣慈來如不能解此圍慈亦無顏見老母矣

恩決一死敵融曰此去不遠吾聞劉玄德乃當世英雄若得他來內外夾攻此圍自解慈曰府君修書某當急往融喜作書付慈收了撥甲上馬腰帶兩弓手持鐵鎗飽食嚴裝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壕賊將數百騎來戰被慈搦三十人下馬餘皆退走慈殺開群賊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城度料是求救令數百騎趕來四面圍定慈倚鎗拈弓搭箭八面皆射之射死數百人應弦落馬賊皆退回太史慈得脫星夜投平原縣來到縣見劉玄德施禮罷盡言孔北海受圍之事令慈來求救呈上書信玄德看畢問慈曰汝何人也慈曰太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融親非骨肉

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
北海被圍孤窮無處告救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
救人之危急故北海令區區延頸特仰慈冒白刃突圍從
萬死之中來自託于君惟君察之玄德聞言大驚歛容答
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喚雲長張飛點精兵三千
往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壯之士前來
迎敵兩邊分布管亥見玄德兵少心中不懼親自披掛持
刀立馬于陣前玄德關張太史慈出玄德罵曰無端逆寇
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忿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向
前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

使青龍偃月刀雲長逕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正如
燕雀之物而慕冲天之栖犬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勢不
可爲也量管亥怎敵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
于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
驅軍譟鼓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引關張趕殺賊到
城邊如猛虎入犬羊之羣縱橫不可當也孔融驅兵各門
突出大敗羣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
敘禮畢大設筵宴孔融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闔殺曹
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吾
知陶恭祖乃誠實仁人君子今乃受此無辜之冤孔融曰

玄德公乃漢室宗親，今曹操不仁，殘害百姓，倚強欺弱，逼勒陶使君至急。聖人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公何不一同孔融去救徐州之難？心下若何？玄德曰：劉備非是推辭，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有一面之舊，自傾城郭之錢糧去救此難。玄德公乃當世之豪傑，何無仗義之心耶？玄德曰：劉備愿往，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請三五百人馬，隨後便去。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何等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或借不得軍，必然至也。孔融糜竺拜謝曰：慈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

奉老母嚴命前來赴難，今幸無虞，與有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呼喚，不敢不去。容回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慈不肯受。歸見老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往揚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非地來，見公孫瓚禮畢，瓚曰：賢弟何來？玄德說救徐州事。瓚曰：曹操與汝無冤，何故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去以善言解之。瓚曰：操倚恃豪強，安肯聽汝善言耶？玄德曰：備已許諾于人，豈敢失信。瓚曰：借與汝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三千人爲前部，子龍引二千軍隨後，迤邐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

得劉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陶謙心安原來孔融田楷兩路軍馬懼怯曹操遠遠依山傍岩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操足智多謀行軍或進或退未敢進戰且觀其動靜然後行之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持久備令雲長子龍領四千軍在融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迎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為犄角之勢首尾連接左孔融兵右田楷兵中雲長子龍領四千兵兩邊救應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曹操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曹操

二十餘萬大軍不下一處寨子當日張飛在前挺丈八蛇矛飛馬而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間寨內一棒鼓聲響處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勒馬大喝何處匹夫却那裡去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眾呐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如何

呂溫侯濮陽大戰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喝兵士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白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令健將開門迎玄德一軍入城

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非俗語言如鐘心中大喜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玄德玄德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懦弱姦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六旬之上無德無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謙自寫表文申奏望公弗得推阻玄德俯伏于地而言曰劉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今受平原相亦不稱職今特爲大義暫來相助何出此言莫非疑劉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念皇天不祐謙曰此實情也再三讓牌印與玄德玄德那裏肯受玄德曰今曹兵已至此無人解分備作一書令人送去操若不從斷殺未遲傳檄三寨接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在軍中與諸將商議取徐州之策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笑拆簡而觀之劉備書也其書曰備自關外得拜君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向者尊父曹侯皆因張闓之不仁也陶恭祖乃誠實君子聞知則肝膽皆裂萬望明公俯察衷情回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患匡扶帝主拯救黎民乃社稷生靈之幸甚也懇明公垂察焉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來勸我中間有譏諷之意可斬來使而便攻城謀士郭嘉曰主公息怒劉備

遂來救援先禮後兵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可破也。操曰：「嗔作喜，曰：『候怪劉玄德不早來與我相見，既以書到，容我裁答。』」留來使于營中相待，正欲商議，回書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之，報曰：「吕布自出武關去投袁術，術怪吕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于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引兵去投張揚，揚納之。龐舒在長安城中私藏吕布妻小，送還吕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舒，寫書與張揚，教殺吕布。吕布棄張揚去投張邈，先是張邈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邈，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若以千里之衆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爲人傑，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軍征東，其處空虛，而吕布乃當世英雄無比之士，若權迎之，共取兖州，觀天下形勢，隨時變通，霸業可圖矣。』張邈大喜，迎吕布，今布已投之，以爲天使機會，令吕布潛往兖州牧，以據濮陽。濮陽東郡濮陽縣古比吾國今濮州是止有埽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謀定計，死守得住，其餘皆休矣。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曰：「兖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也。」郭嘉曰：「主公正好賣箇人情與劉備，善退軍去復兖州，免致天下耻笑。」操然之，卽時答書與劉備，書曰：

與劉備書曰

第十一回

九

操累世名家，父遭荼毒，安得不報？故勒兵問罪于陶謙，欲圖族滅，以雪大冤。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書（大奸雄）來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畧此，以聞別圖。後會曹操拔寨皆起，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謙，呈上書劄。言大會衆官軍屯城外，將入赴席，謙命請玄德于高座，玄德再三辭讓，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精力衰乏，二子不肖，不堪國家重任。劉玄德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乞閑養病。」玄德曰：「孔文舉令備來救援徐州，以義之故，今却據守人不知者，以爲大不義也。」糜竺曰：「今漢室陵遲，

海宇顛覆，樹功立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戶口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當。」陳登進曰：「陶府君多病不能畧事，明公勿辭。」玄德曰：「袁公路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路驕奢非治亂之主，今以徐州軍兵馬步十萬，上可以匡君濟民，下可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聽從，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塚中枯骨，豈憂國忘家者？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陶謙抱玄德而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羽曰：「既君相讓，兄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印來，我收了，不由（畢竟老張貪利）

我哥哥不肯。玄德曰：汝等隨我，于不義也。吾身死矣。言訖，掣劍自刎。趙雲奪了佩劍，謙曰：如玄德不從此間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屯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未知台意若何。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席散，趙雲辭去。玄德不忍相離，更留二日。陶謙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相別，各自引軍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期，意猶不捨，子龍拜于地曰：雲終不敢背公顧戀之德也。洒淚上馬，引二千軍去了。玄德與關張共來小沛，修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操引軍投兗州來。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有陳宮高順爲輔，健將八人，已有濮陽等處，其鄆城東阿范縣二處未得，乃是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之輩，不足慮也。」嘉曰：「主公亦不可欺敵，遂安營下寨。」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頂兵一萬，堅守兗州。」吾去破操二人應諾。陳宮知急入見曰：「將軍棄兗州，將欲何往？」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非也。」薛蘭必守兗州不住，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操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昔韓信欲破趙兵，渡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今聞韓信乘勢遠鬪，其鋒不可當也。」今井陘之

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量其勢糧食必在其後慮假
臣奇兵三萬從其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而勿與
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兩將之頭可
懸于麾下否則必為二子所擒矣餘曰吾掌義兵二十萬
並不用詐謀奇計不聽李左車之言韓信間視知之大喜
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
持一赤幟從間道循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壁逐我疾入
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瑗曰今日破趙會食乃使
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見皆大笑平旦韓信建大將旗
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韓信張耳半

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韓信所遣騎馳入趙壁
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餘等欲歸壁
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攻大破之遂斬陳餘收敗兵
二十餘萬而擒趙王歇今日正用此斷糧之計將軍察焉
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宮之言而
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
可進若此處有伏兵如之奈何曹操笑曰呂布無謀之輩
故教薛蘭守兗州而往濮陽安得此處有埋伏耶教曹仁
領一軍圍兗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人報曹兵至近
陳宮說呂布今曹兵速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

急難退也。布曰：吾自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也！待其下住寨柵，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陣，兵平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圓處。呂布當先出馬，左有陳宮，右有高順，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爲頭面，如紫玉日若朗星。年二十歲，官授騎都尉，鴈門馬邑人也。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于上首。第二箇姓如烈火，體若奔狼，官授騎都尉，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腰懸雙簡，躍馬橫鎗，兩將齊出，各引三員健將。郝麟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振。操見呂布，貌若天神，馬如獅子，左右戰將，威風凜凜。操指呂布而言：

曰：吾與汝自來無讐，何得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爾合得何人去擒曹操？言未畢，臧霸出馬搦戰。曹軍內樂進出迎，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往，兩對陣前廝殺，勝負未分。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衝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與謀士郭嘉等商議于禁曰：某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一半劫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兩下夾攻，此爲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典、毛玠、呂虔

于禁典韋六將選馬步二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
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箇緊要去處倘或曹操襲之
奈何布曰今日輸了一陣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箇極能
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不備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守西
寨却說曹操見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柵寨中
兵四散奔走四更已後高順却好引軍到殺入西寨曹操
見賊軍復來自引人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
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棄寨而走背後
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飛馬來到西寨于禁
樂進雙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彪軍出左右張

陳宮此人用得

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賊聲
大震一彪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操見
四面八方圍裹將來衆將皆在後面死戰操當先衝陣柳
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曹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
救我馬軍隊裏一將踴出陳留已吾人也姓典名韋馬上
挺雙鐵戟重八十斤大叫主公勿慮下馬挿住雙戟取短
戟十數枝在手挾住顧從人曰賊來十步乃呼之典韋步
行低頭冒箭而去布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叫曰
十步矣又曰五步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韋飛戟刺之
一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數十餘人衆皆奔走典韋

復回飛身上馬，挾二鉄戟衝殺入去。郝曹侯宋四將不能
當抵，各自逃去。典韋殺散軍，救出曹操。後人有詩讚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濮陽城外建功勳。典韋救主傳天下，
勇猛當先第一人。

典韋救了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
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兔馬，提方天戟趕來，大叫操賊
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口內烟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曹操
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劉玄德不受徐州，是六奸雄手段。此所以終有蜀也。
蓋大貪必小廉，小廉之名既成，大貪之實亦隨得也。
奸雄舉事，每每如此，非尋常人所能知也。

第十二回

陶恭祖三讓徐州

曹操正慌走間，正南上一彪軍到，操視之，乃夏侯惇引生力軍來救援，截住呂布大戰。黃昏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爲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富戶山民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中下書，言呂布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當爲內應。操若來，引誘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曹操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脫也。」呂布然其計，密請田氏使人，巡到操寨，操

連夜不敢正視漢陽躊躇未定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呂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爲內應城上插白旗大書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與吾得漢陽也重賞此人劉、躡、大、是一面收拾起兵謀士劉躡進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使田氏反間計耳操曰如此設疑必誤大事躡曰此亦不可不防三軍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可操曰此意與吾相合時興平元年歲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軍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豎旗幡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使典韋出馬挾雙戟直取侯成侯成如何抵敵得過回馬望城中走只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戰不過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走過陣來見操呈上密書今夜初更城上鳴鑼聲爲號便可進兵當自獻門操撥夏侯惇引軍在左曹洪引軍在右操自引夏侯淵李典樂進典韋四將入城黃昏飽食了結束上馬李典曰主公日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喝曰吾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月光未上時約初更只聽得西門上吹螺鼓聲城中大喊西門上火把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曹操爭先拍馬而入直到州衙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撥回馬大叫退兵州衙中一聲砲響四

門烈火降天而起典韋使雙戟在曹操馬前聽得金鼓齊
 鳴聲喊如江翻海沸東巷內轉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
 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傍轉出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
 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
 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回頭不見曹操在後翻身
 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問主公何在典曰吾亦尋
 不見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
 左衝右突殺將入城不見再殺出城壕邊撞着樂進進
 曰主公何在韋曰汝在城外催救軍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
 主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烟

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之罕有却說曹操見典韋
 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止
 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追殺曹兵操加鞭縱馬過去呂布從
 後拍馬趕來用戟于操盔上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
 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他呂布棄了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曹
 操撥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正逢典韋韋大呼曰南門已
 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巷到門道火焰甚盛城上推
 下柴草遍地紅罩典韋戟撥開飛馬冒煙突火先出曹操却
 好到門道邊城門上崩下一條梁來正打曹操戰馬後勝
 馬倒處曹操用手托梁倒放火中手執梁臂髭鬚髮盡都

燒毀典韋到壕邊正逢夏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
而出淵卽抱操于馬上典韋殺條大路而走曹兵呂兵在
城外接住混戰直殺到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皆拜于地
上與操稱賀操仰面笑曰悞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
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
布必來攻伏兵于馬陵山中候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
策也于是令軍中發喪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曹操
火燒燒傷肢體到寨身死呂布隨卽點起軍兵殺奔馬陵
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響伏兵四起大戰呂布死戰得脫
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禾稻

關東一境每殺一斛直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引
軍回鄆城屯住權度歲荒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
此二處罷了刀兵却說陶謙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
竺陳登議事竺曰曹操棄徐州而去者蓋爲呂布襲兗州
之故也今歲大荒故暫罷兵來春必又至矣府君素欲讓
位與劉玄德雖已兩番府君那時無恙今病沉重正可就
此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劉玄德商量軍務玄德引關
張帶十數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入臥房謙曰請玄德公
來不爲別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
漢家城池爲重受取印牌老夫死則瞑目矣玄德曰君有

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應皆非仕宦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教誨切勿令掌王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某舉一人可為從事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糜竺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此心前是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官舉哀畢捧擁玄德領徐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于地曰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于賊人奸黨之手矣因此玄德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為幕官盡取小沛軍馬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謙二年六十三歲玄德與大小軍士盡皆掛孝大

設祭儀于靈柩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

以温仁祭文但不足抄此及慮遺愛于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

夷豹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

彰既侯且假矜士溧陽遂陞上將受號安東將乎國難

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

不旬月五郡潰崩哀我斯人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叫

皇穹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後有詩讚曰

徐州太守陶恭祖聖世巍巍梁棟材報國有心扶漢日

愛民秉政立堯階知人克已勤三讓盛德芳名播九垓

姦黨未除身已喪忠長聞說痛傷懷

祭畢葬于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劉玄德領徐州牧心中大怒冤讐不能報汝不氣死老賊也費半箇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冤即傳號令剋日起兵玄德坐不煖席褥又將來如何解救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定陶破呂布

曹操起軍去打徐州荀彧入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而終濟大業將軍本首事兗州且河濟天下之要

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備守之城中之民念昔日父兄之德必助劉備死戰也棄此而取徐州棄大而就小也去本而求末也以安而換危也願將軍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無糧奈何荀彧曰不如東畧陳地使軍就食自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邵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而取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大喜十二月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畧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邵知

曹兵到引衆來迎會于羊山黃巾十萬漫野而進惟務孤
羣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
臂挾雙戟來往陣前何儀令副元帥出戰典韋典韋戰不
三合一戟刺于馬下操引衆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黃
巾黃邵自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銷金黃抹額綠
綿細納襖身長九尺五寸手提鉄棒一條名號截天夜叉
何曼陣前搦戰操令李典出戰曹洪曰某願替將軍擒此
賊隨即下馬亦提刀步出兩下向陣前殺至兩箇時辰勝
負不分曹洪許敗而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許轉身
一楚砍中何曼再一刀中腿遂死沙場李典飛馬直入賊

陣生擒黃邵過來掩殺賊衆奪其器械金帛糧食其降者
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
出一軍爲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偉勇
力絕倫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活挾下馬其餘
盡皆下馬受縛盡驅入葛陂寨中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到
葛陂一聲喊起壯士擁出典韋問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
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
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去韋大怒挺雙戟向前戰兩
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壯士又出搦戰典韋又
出從申直戰到黃昏各自馬乏少歇典韋手下軍士飛報

曹操大驚慌引衆將前來看虛實次日壯士又出搦戰
操見其人容貌若神威風抖擻不勝欣喜分付典韋詐敗
韋出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
急引軍退五里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百餘
騎去搦戰壯士果出與韋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趕來
至陷坑四下諸將逼至連人帶馬落于坑內鈎手縛來中
軍見曹操慌下帳叱退軍士○此○德○善○救○拾○人○○親解其縛急取衣服命坐
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褚字
仲康遭天下大亂聚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
境吾築堅壁以守之一日群賊數萬至吾令衆人四面皆

堆石子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方退去又一番賊至
塢中無糧賊與和會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
中牛皆奔走回還被吾雙手犁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
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
矣還肯降否褚曰愿引宗族數千來降操拜許褚卽封爲
都尉賞勞甚厚後人有詩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四方豪傑盡膺揚葛陂許褚投降後
自此何憂呂布強

許褚既降將何儀黃邵斬訖汝穎悉平曹操班師山東此
是興平二年夏四月也曹仁教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

報說兗州薛蘭李豐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兗州一鼓可下操聽了遂引軍馬逕奔兗州薛蘭李封措手不及只得引些少軍兵出城來戰兩陣列開操新降將許褚曰愿請一戰以報主公不殺之恩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盡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封于馬下薛蘭急走回程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引軍投鉅野而去一將飛馬趕來一箭射薛蘭于馬下乃是武城人氏也從事呂虔軍皆潰散曹操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傳令許褚典韋為先鋒夏侯惇夏侯淵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時

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眾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之英雄誰敢近也不聽宮言便引兵出陣繞圓處呂布出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便出關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便差典韋又出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殺得呂布遮欄不住城上田氏見布輸了回城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前奔定陶而去定陶今兗州府陳宮等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濮陽恕免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遂引軍趕至定

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
海打糧未回時濟郡纔麥熟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
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爲食細作報呂布呂布引軍趕
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
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木中有伏兵耳可將旗數
面縛于林中寨門西邊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
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于是操寨中止留
鼓手五十人插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呐喊布心疑不
敢進也却說呂布回告陳宮陳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
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
大軍來遙見林木中有旗驛兵大進四面放火却無一人
欲投寨中鼓聲大震疑惑不定寨後一彪軍出呂布趕來
砲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
進驟馬殺來呂布急回見此六將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徒
將成廉被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二敗卒回報陳宮
陳宮曰空城難守吾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
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劈竹張超自焚三族盡
滅張邈去投袁術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
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路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
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不知勝負如何

三國志
卷之
總評

陳宮之智亦足與操相敵但布不能用亦未到出神
入鬼妙處如田氏之叛乃宮教之也何也先啓其機
也若在老手只須自用一人作田使不必使田氏知
之乃可

